



孟子「仁者無敵」思想探微之四：

淺談蘇東坡「行雲流水」的文學觀

● 張垣鐸*

蘇東坡最膾炙人口的文學主張，莫過於「行雲流水」的自然成文的文學觀。《東坡題跋》卷一〈自評文〉嘗自評其文曰：「吾文如萬斛泉淵，不擇地而出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雖一日千里無難；及其與山石曲折，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。其他，雖吾亦不能知也。」《宋史·蘇軾傳》也說：「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，既而得之於天。嘗自謂：『作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；但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不可不止。雖嬉笑怒罵之辭，皆可書而誦之。』」所謂「不擇地而出」、「隨物賦形」、「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不可不止」；所謂得之於天的「天」、作文如行雲流水的「行雲流水」；無非在說明一個「自然」罷了。〈南行前集敘〉¹一文說：

夫昔之為文者，非能為之為工，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。山川之有雲，草木之有華實，充滿勃鬱而見於外；夫雖欲無有，其可得耶？自少聞家君之論文，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，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，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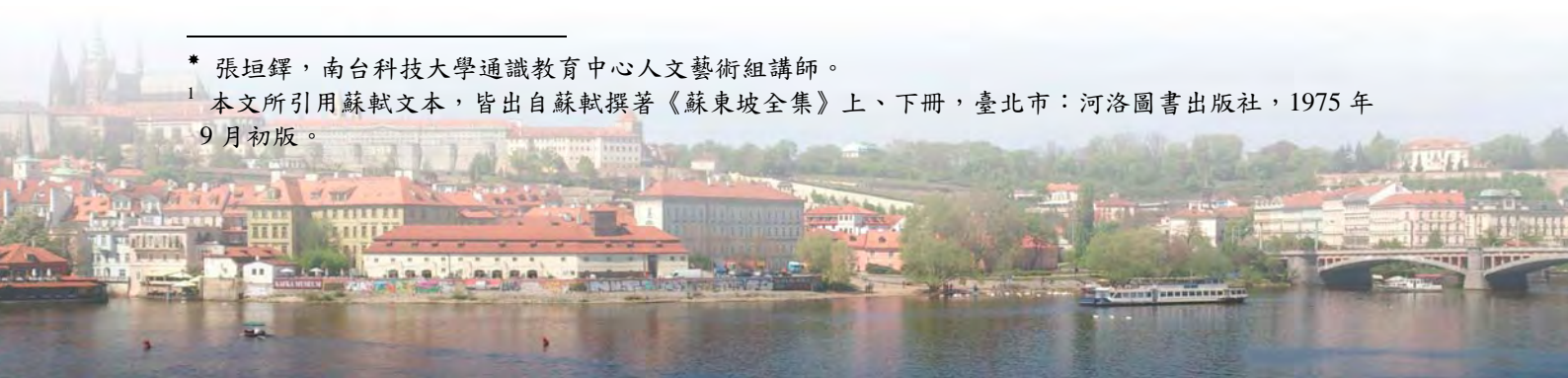
（見《東坡前集》卷二十四，上冊，p307）

也就是說，東坡認為自己無意苦心為文，無意經之營之，完全隨興之所至，信筆寫去，則自然成文。〈答謝民師〉一文說：

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，觀之熟矣。大略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；但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；文理自然，姿態橫生。（見《東坡後集》卷十四，上冊，p621）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¹ 本文所引用蘇軾文本，皆出自蘇軾撰著《蘇東坡全集》上、下冊，臺北市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年9月初版。



)

〈黃州再祭文與可〉一文說：

天力自然，不施膠筋。（見《東坡前集》卷三十五，上冊，p416）

更明白標出「文理自然」、「天力自然」的名詞。可見「自然成文」乃是東坡創作文學的主要理論之所在。

然而，怎樣才能達到「自然成文」的境界呢？首先要具備「萬斛泉淵」的條件，然後才能左右逢源，游刃有餘。朱熹嘗述其讀書心得，曰：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；問渠那得清如許？為有源頭活水來」。「萬斛泉淵」正是東坡創作所以能行雲流水，臻至自然成文的源頭活水，它必須經過一番琢磨歷練的功夫，才能獲致。〈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〉一文中說：

故畫竹，必先得成竹於胸中，執筆熟視，乃見其所欲畫者；急起從之，振筆直逐，以追其所見，如兔起鶻落，少縱則逝矣……夫既心識其所以然，而不能然者，內外不一，心手不相應，不學之過也。故凡有見於中，而操之不熟者；平居自視了然，而臨事忽焉喪之，豈獨竹乎。（見《東坡前集》卷三十二，上冊，p394）

雖然說的是繪畫的道理，但正可以拿來說明東坡「自然成文」的創作歷程，它包括「觀摩」、「體驗」、「深思」三個階段；然後融會貫通，胸有成竹，把握剎那呈現的意象與靈感，加以淋漓盡致地表達。而這一切，則非積學無以致之。劉彥和嘗論「馭文之首術，謀篇之大端」，以為非「積學以儲寶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閱以窮照，馴致以繹辭」，莫能致之。東坡與彥和的見解，正是不謀而合，前後輝映。足見「積學儲寶」、「酌理富才」、「研閱窮照」、「馴致以繹辭」；然後再「觀摩」、「體驗」、「深思」；以致於融會貫通，胸有成竹，文思泉湧的地步，乃是臻於「萬斛泉淵」境界的必然過程。

東坡「行雲流水」的自然成文的文學觀，影響後世甚深。清朝徐增主張：「詩貴自然，雲因行而生變，水因動而生文，有不期然而然之妙，唐人能有之。」（見《而庵詩話》）劉熙載謂：「莊、列俱有曲致，而莊尤縹渺奇變，乃如風行水上，自然成文也。」（見《藝概》）沉德潛更以「行所不得不可行，止所不得不止。」作為詩文創作的最高法則（見《說詩碎話》）。其承襲東坡「行雲流水」的自然成文的文學觀，更是顯然易見了。

